

可亲的同学 可敬的老师

■ 蔡旭

杨义兄离开我们20多天了,心中悲痛,竟久久写不出怀念文字。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5月19日,他的夫人张环女士在微信中告诉我:“杨义最近身体不好,住院三个多月。”我知道他多年来积劳成疾,但没想到此时他已是病重。6月7日读到《中华读书报》上《杨义先生的学术思想》一文,我转发给张环,她也回应致谢。

杨义兄是6月15日夜间走的。得知消息时,我因受邀前往广西钦州参加活动,正在广州住钦州的动车上,只能致信张环表示哀痛与慰问,乃到后来也未能参加告别会,十分可惜。

杨义是我的同学,这是真的。这两句话是我在2007年一篇文章写的。之所以要有后一句,是免得被人误为硬贴名人沾光。几乎所有人都称他为老师,他也是够当我的老师,事实上也多次对我有过指导。不过,他的确是我的同学。

我在1957年进入电白一中,他迟两年。从初中到高中,我们有4年时间同在学校,来往很多。他喜欢下象棋,那时就见惯了。我于1963年到复旦读中文,他在1965年到人大读新闻。后来我以报纸编辑为职业,他在文学研究上硕果累累,此为后话。

60多年来,我们先后以书信、短信、微信保持联系,但见面却屈指可数。

在大学读书时,1967年我到了北京,同北京大学的师兄杨伟仪去找杨义,可惜未能见到。

见面时已是80年代后期,我从海口到北京开会,到了他家中。当时送了我他的成名作《中国现代文学史》。

又到2007年11月,我已退休,到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纪念中国散文诗诞生90周年庆典,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看望他。当时他还当着所长,未退休。他得知我被评为“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作家”(十佳),十分高兴。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事,一起到饭堂吃饭。我们用家乡方言黎话交谈,谈故乡,谈文学与世界,兴致很高。

我问他,几十年没有人跟他讲黎话,为何还能讲得那么流利?他笑了一笑说,要是现在跟我讲广州话,我真的一下子讲不来,要到了广州,在那么一种语境中,我的广州话才能讲得流畅。但黎话不同,这是我们的母语啊,从小就讲,即使几十年不讲,也不会忘记的。

我也笑了:是那么回事。

我们在他办公室拍了两张合影,一张坐着,一张站着。他送我出到社科院门外,才依依惜别。

再次见面已是2014年11月。当时他应邀在澳门大学当讲座教授,我也迁居到了珠海。正逢电白一中百年校庆,母校派了车来接我们。那天上午,我与母校来的人来到珠海拱北口岸门口等待,迎接杨义兄与夫人从澳门过来。后来我们就驱车400公里,在车上作了4小时的长谈。

我知道他的研究与成就从小说到诗歌,从现代到远古,贯穿古今,汇通中西,十分羡慕与敬佩。他却深感时间不够用,为此一直埋头做学问,真的是废寝忘食,日夜兼程。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只能请他多多保重。

我记起多年前,他曾对我的散文诗创作,给过许多指点。还寄给我一篇他写登泰山的散文,供我参考。我因此从景与情,叙述描写与抒情议论上得到不小启发。我提到,2015年是我的散文诗创作50周年,正在编一本《蔡旭散文诗五十年选》,拟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想请他写一篇序文。他说,到时再说吧。到了2015年,知道他实在太忙,我就不好意思开口了,又留下了一个遗憾。

在母校百年大庆的会场内外,我们又留下了两张合影。著名诗人与评论家、澳大利亚籍庄伟杰教授在微

父亲节

一网友说
父亲节这个节日
放在加重的石磨下
也难压出几两油来

这个节日里的父亲
在如雷贯耳的祝福里
大多数的是苦笑

父亲的名言
只要不死就要活
只要活就要活出人样来

父亲的甘蔗
父亲每次赶集
都买回一根甘蔗
一节一节地啃食
这种甜让他舒心满足

他的心装着一杯苦咖啡
需要一丝丝的甜去化淡

父亲的哲学
挖穷根
花尽力气
也难以挖完

倒不如
整理好土地
把富的种子播下
待它生根发芽成林之日

贫穷就不会
再像野草一样疯长

父亲的爱情
父亲的爱情
就是多生儿育女
母亲也柔顺着他

父亲满满的精气神
狠狠地生育了八个子女
他最自豪
这些子女
就是他和母亲打下的江山

父亲的哮喘病
父亲的哮喘病
又发作了
上气不着下气地
喘咳着

我知道父亲
这台过度磨损的发动机
就要熄火了

父亲的锄头
一把蚀了一半的锄头
锄柄依然硬邦邦

最后
还小心翼翼地
把父亲安放回了泥土

我的读报情缘

■ 梁少波

真正对读报有一种执着的嗜好,是读大学的时候。那时,我因写得一手好字,还担任班里的宣传委员,班里的墙报、黑板报、文学社等的组稿、排版、抄写等杂活自然落在我身上。但因手头积累的资料有限,每次组稿,都要翻阅大量旧报纸,从中搜集一些可借鉴的素材,久而久之,就对读报产生了兴趣。

参加工作后,我任教的学校是偏远乡村的一所中学,附近没有什么娱乐场所,日常生活枯燥无味,住校的同事们没事大多数聚在一起玩“拖拉机”,或谈天说地,拉拉家常。而我是孤独的,他们玩的很多乐子我都不会,由于喜爱读报,除了备课和批改作业,更多的时候是从报上寻找乐趣,从中了解国内外的时事要闻,开拓视野,增长见识。记得那时候学校给每位教师都订阅了一份茂名日报,每天我都是第一个到收发室取报纸,甚至自告奋勇地帮助收发员分发报纸,为的是闻那一缕墨香,还有先睹为快的喜悦。

别的人读报大多是走马观花地浏览自己感兴趣内容,而我读报却异常贪婪,从不挑拣,不论是国际、国内要闻,还是民生、热评、娱乐八卦,或者是副刊、体育,无不翻阅,甚至连征稿启事、遗失声明都不放过。但一份茂名日报远远满足不了我的阅读欲望,我便到学校阅览室借阅旧报纸,那里堆积着好几年的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参考消息、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每次我都是一沓一沓地搬回来,摆放在床头慢慢品读,这是乡村教师枯燥生活的精神寄托。

报读多了,受到的熏陶也多了,作为语文教师,也想试试牛刀。于是我的第一篇文章《情怀》及第二篇《寂寞何在》先后两天在茂名日报发表。由于第一次发表文章便连发两篇,我开心得彻夜难眠,买了个大西瓜与同事



夏日闲情 ■ 金山

当暖风过窗
一场场雨洗刷着时光
季节的门楣上挂满了绿的藤
当夜色抹去夕阳的容颜
月光竖起耳朵
听花开的声音

阳光稍微加了把火
杨柳换了深绿
陌上风景浓淡相宜

夏印

■ 赖松万

坡地
翻过一条小溪
向阳的坡地,盛放小暑
在太阳下一朵淡黄色的花

回忆了许多
蟋蟀爬过星夜,黎明不打
湿露水
就在坡地上晾晒
曾经的未来

地堂
用一种炽热,雕琢
灰砂的粗糙
如葵扇打在身上
一夜天光,依日意难平

晾晒童谣童话故事
一地辽阔啊
铺开天上云卷云舒
忘却看云识天气的本领
身后是茫茫三十年

稻草人
每个人都曾破土而发
头顶一片天
脱粒,捆绑,撑开
褪去水分,定格收藏

他不属于十里蛙声
夜,那么长
掏空了心,枯槁了形
只有日头底下
驱赶才有形而上的意义
又或者等待一次驻足

农人
锄禾日当午

以锄为笔,画一片瓦,一方田,一抹山
然后,大片大片的留白
装下一座村庄

或许,你是路过的
又或许,风才是

蝉
在泥土中洞明,一种黑暗
八年,比等待更长
才生长出透明的薄
让人看透

热情的歌唱夏天
是一场告别仪式
你看到欢畅,看不到哀伤
它在无声处,披一件蝉翼
走向深处

屋檐
檐头在竹叶之下
外面是萧萧风声

一叶轻舟
渡日月星辰,渡人间烟火
只留半截枯枝,剪影
在窗棂边角
阳光普照,爱得浓烈
厚重的瓦片等待一场
夏夜的雨

扫码关注
便捷投稿

梦见一条江

■ 蓝薇

五月五日,无风
蝉声仿佛叫了几千年

有人看龙舟
在岸边数着翻滚的白浪
一个个惊叹号,此起彼伏

有人吃粽子
圆形的,三角形的
淡淡的香气里,升腾着一些念想

有的人在吟诗

夏日

■ 叶泽

岁月无涯的长路里,那些温暖的过往总令人念念不忘,徜徉其中,遥远的前路风和日丽,万物生辉。

入夏时,家人正赶着阳光,在楼顶晾晒金银花。儿时夏天身上长热痱,祖母会用金银花煲水给我洗澡;口舌生疮,泡金银花茶喝效果颇佳。金银花茶有一种淡淡的甘甜的味道,人一旦接受了某种滋味,就会在心里生根发芽,无法忘却。所以,看到金银花,心里总会生出亲切的感情。我蹲下身来,轻轻抚摸着簸箕里的金银花,祖母是乐此不疲。对于不长的“五一”假期,她显然比我们更加珍惜。最近几年,老人身体更为衰弱了,况且家人大多都去三华李地里忙活了,没有人帮忙,于是极力劝阻,但是老人并没有在意我的担忧。

浸泡黄豆后,祖母擦干双手,提出要抱抱正正。我看着走路颤颤巍巍的她,说:“有空就坐坐吧。我抱就可以了。”但是她坚持要抱一抱,说难得回来一

晴夏暖人间

■ 杨端雄

次。见她执意如此,只好让她安稳坐在沙发上,然后将正正轻轻放到她怀里。这时,满身沧桑的祖母看着怀里的重孙子,展露出了对于新生命的无限爱意,禁不住的喜悦溢于言表,似乎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绽放着快乐的波浪。正正也用好奇的眼神专注地看着曾祖母。我打开手机,拍下了这一温馨的场面。温暖的瞬间记录下来,或许会成为今后幸福的源动力。

阳光愈发地温暖,村子里已满栽三华李,李树所迸发出的浓郁绿意包裹着整个村庄,让人不自觉沉醉于这世间的热烈之中。然而村子里却不再看见曾经如初夏里呈现那一片片长满禾苗的稻田,曾经农忙时,无比抗拒那些稻田,但当有一天稻田真的消失了,却又开始无比怀念起那些翻滚的金黄稻浪。

午后,虫鸣鸟叫的低语高声在初夏里愈发地撩人心动。这时,叔婆来找祖母聊天,这是延续了几十年的习惯。如今村里剩下的老人不多了,只要身体允许,叔婆总会过来。两位老人坐在门前的板凳上,家长里短,回顾着她们年轻时翻过鸾杯岭到贵子中伙挑石灰,然后再挑到怀乡出售换取生活费的艰辛……

倚在菜园边,手扶着栅栏,默默地看着正在发动汽车的我。我对她说:“回去吧! 我们很快又会回来的。”

“我看着你出发。小满时节就回来吧,那时候三华李就熟了。”

“等等开始换牙了,记得脱落了乳牙,上牙要扔到床底,下牙要扔到楼顶,这样恒牙才会出得顺顺利利、整整齐齐……”

我哽咽着——回应。汽车又开始翻山越岭,在晴朗的夏日,行向远方。

等等的一颗下乳牙脱落了,于是我带着等等按照祖母的叮嘱恭恭敬敬地将乳牙投向屋顶,虽然自己是是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先祖从中原地区传承的“上牙扔床底,下牙扔屋顶”习俗,我还是将它当做仪式来完成。

我知道,新生代的杨家子弟,他们的未来已不在村子里。所以,我希望将家的温暖印记在孩子的心里,让他们今后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即便我们不在身边,依然能够充满希望地向前奔跑,就算跌倒,甚至于孤立无援的时候,还能想起家族留给他们的哪些美好,继而充满勇气地爬起来,在这个充满温暖的人间继续前行。